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王臨川集

(九)

王安石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臨川先生文集

(九)

王安石著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臨川先生文集

卷八十三

記

鄞縣經遊記

慶曆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縣出。屬民使浚渠川。至萬靈鄉之左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雞山。觀礮工鑿石。遂入育王山。宿廣利寺。雨不克束。辛巳。下靈巖。浮石湫之壑。以望海。而謀作斗門於海濱。宿靈巖之旌教院。癸未。至蘆江。臨決渠之口。轉以入於瑞巖之開善院。遂宿甲申。遊天童山。宿景德寺。質明。與其長老瑞新上石。望玲瓏巖。須猿吟者久之。而還。食寺之西堂。遂行。至東吳。具舟以西。質明。泊舟堰下。食大梅山之保福寺莊。過五峯。行十里許。復具舟以西。至小溪。以夜中。質明。觀新渠及洪水灣。還食普寧院。日下。晨如林村。夜未中。至資壽院。質明。戒桃源清道二鄉之民。以共事。凡東西十有四鄉。鄉之民畢已受事。而余遂歸云。

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

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城陂院興造記

靈谷者。吾州之名山。衛尉府君之所葬也。山之水東出而北折。以合於城陂。陂上有屋曰城陂院者。僧法冲居之。而王氏諸父子之來視墓者。退輒休於此。當慶曆之甲申。法冲始傳其毀而有之。至嘉祐之戊戌。而自門至於寢浮屠之所宜有者。新作之皆具。乃聚其徒而謀曰。自吾與爾有此屋。取材於山。取食於田。而又推其餘以致所無。然猶不足以完也。而又取貨力於邑人以助。蓋爲之以八年。而後吾志就。其勸如

此不可無記。惟王氏世與吾接。而衛尉府君之葬於此也。試往請焉。宜肯。於是其徒相與礱石於庭。而使來以請。

慈溪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偪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爲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搏土。如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卽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溪之士不得有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慶曆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

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卽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爲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溪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游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游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于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萬宗泉記

僧道光得泉之三年，直歲，善端治屋龍井之西北，發土得洿泉二。萬宗命溝井而合焉。東爲二池，池各有溝，注於南池，而東南其餘水以溉山麓之田。旣甃，善端請名，余爲名其泉曰萬宗云。

揚州龍興講院記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遊。予旣吏淮南，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焉。庫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人，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宮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丐食飲以卒日，視其居枵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爲，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

力既皆成。盡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蓋慧禮者。予知之。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窘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可一卿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耶。以彼之材。由此之道。去至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撫州招仙觀記

招仙觀在安仁郭西四十里。始作者與其歲月。予不知也。祥符中。嘗廢。廢四五年。而道士全自明以醫游其邑。邑之疾病者。賴以治。而皆憂其去。人相與言。州出材力。因廢基築宮而留之。全與其從者一人爲留。而觀復興。全識予舅氏。而因舅氏以乞予書。其復興之歲月。夫宮室器械衣服飲食。凡所以生之具。須人而後具。而人不須吾以足。惟浮屠道士爲然。而全之爲道士。人須之而不可以去也。其所以養於人也。視其黨可以無媿矣。予爲之書。其亦可以無媿焉。慶曆七年七月。復興之歲月也。

石門亭記

石門亭在青田縣若干里。令朱君爲之。石門者名山也。古之人咸刻其觀遊之感。槩留之山中。其石相望。君至而爲亭。悉取古今之刻立之亭中。而以書與其甥之壻王某。使記其作亭之意。夫所以作亭之意。其直好山乎。其亦好觀遊眺望乎。其亦於此問民之疾憂乎。其亦燕閒以自休息於此乎。其亦憐夫人之刻暴剝。偃蹇而無所庇障。且泯滅乎。夫人物之相好惡。必以類。廣大茂美。萬物附焉以生。而不自以爲功者。山也。好山仁也。去郊而適野。升高以遠望。其中必有槩然者。書不云乎。予耄遜於荒。詩不云乎。駕言出遊。

以寫我憂。夫環顧其身無可憂。而憂者必在天下。憂天下亦仁也。人之否也。敢自逸。至卽深山長谷之民。與之相對接而交言語。以求其疾憂。有其壅而不聞者乎。求民之疾憂亦仁也。政不有大小。不以德則民不化服。民化服然後可以無訟。民不無訟。令其能休息無事優遊以嬉乎。古今之名者。其石幸在其文信善。則其人之名與石且傳而不朽。成人之名而不奪其志亦仁也。作亭之意其然乎。其不然乎。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通判撫州太常博士施侯。爲閣於其舍之西偏。旣成。與客升以飲。而爲之名曰見山。且言曰。吾人脫於兵火。洗沐仁聖之膏澤。以休其父子者。餘百年。於今天子恭儉。陂池苑囿臺榭之觀。有堙毀而無改作。其不欲有所騷動。而思稱祖宗所以憫仁元元之意。殊甚。故人得私其智力。以逐於利而窮其欲。自雖蠻夷湖海山谷之聚。大農富工豪賈之家。往往能廣其宮室高其樓觀。以與通邑大都之有力者爭無窮之侈。夫民之富溢矣。吏獨不當因其有餘力。有以自娛樂稱上施耶。又況撫之爲州。山耕而水蒔。牧牛馬。用虎豹。爲地千里。而民之男女以萬數者。五六十。地大人衆如此。而通判與之爲之父母。則其人奚可不賢。雖賢豈能無勞於爲治。獨無觀游食饗之地。以休其暇日。殆非先王使小人以力養君子之意。吾所以樂爲之就此而忘勞者。非以爲吾之不肖。能長有此。顧不如是。不足以待後之賢者爾。且夫人之慕於賢者。爲其所樂。與天下之志同而不失。然後能有餘以與民。而使皆得其所願。而世之說者曰。召公爲政於周。方春舍於蔽芾之棠。聽男女之訟焉。而不敢自休息於宮。恐民之從我者勤。而害其田作之時。蓋其隱約窮苦。而以自媚於民如此。故其民愛思而詠歌之。至於不忍伐其所舍之棠。今甘棠之詩是也。嗟乎。此殆非召

公之實事。詩人之本指。特墨子之餘言。贅行客細徧迫者之所好。而吾之所不能爲。於是酒酣客皆歎。相與從容譽施侯所爲。而稱其言之善。又美大其閣。而嘉其所以名之者。曰。閣之上流目而環之。則邑屋草木川原阪隰之無蔽障者皆見。施侯獨有見於山而以爲之名。何也。豈以山之在吾左右前後。若躡若蹠。若伏若驚。爲獨能適吾目之所觀邪。其亦吾心有得於是而樂之也。施侯以客爲知言。而以書抵予。曰。吾所以爲閣而名之者如此。子其爲我記之。數辭不得止。則又因吾叔父之命以取焉。遂爲之記。以示後之賢者。使知夫施侯之所以爲閣而名之者。其言如此。

眞州長蘆寺經藏記

西域有人焉。止而無所繫。觀而無所逐。唯其無所繫。故有所繫者守之。唯其無所逐。故有所逐者從之。從而守之者。不可爲量數。則其言而應之。議而辨之也。亦不可爲量數。此其書之行乎中國。所以至於五十四十八卷。而尙未足以爲多也。眞州長蘆寺釋智福者。爲高屋。建大軸兩輪。而棲輿於輪閒。以藏五千四百十八卷者。其募錢至三千萬。其土木丹漆珠璣萬金之閎壯靡麗。言者不能稱也。唯觀者知焉。夫道之在天下。莫非命。而有廢興時也。知出之有命。興之有時。則彼所以當天下貧窶之時。能獨鼓舞得其財。以有所建立。每至於此。蓋無足以疑。智福有才略。善治其徒衆。從余求識其成。於是乎書。

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道之不一久矣。人善其所見。以爲教於天下。而傳之後世。後世學者。或徇乎身之所然。或誘乎世之所趨。或得乎心之所好。於是聖人之大體。分裂而爲八九。博聞該見有志之士。補苴調劑。冀以就完而力不足。

又無可爲之地。故終不得。蓋有見於無思無爲。退藏於密。寂然不動者。中國之老莊。西域之佛也。既以此爲教於天下。而傳後世。故爲其徒者。多寬平而不伎。質靜而無求。不伎似仁。無求似義。當士之夸漫盜奪。有己而無物者。多於世。則超然高蹈。其爲有似乎吾之仁義者。豈非所謂賢於彼而可與言者邪。若通之瑞新。閩之懷璉。皆今之爲佛而超然。吾所謂賢而與之遊者也。此二人者。既以其所學自脫於世之淫濁。而又皆有聰明辯智之才。故吾樂以其所得者閒語焉。與之遊。忘日月之多也。璉嘗謂余曰。吾徒有善因者。得屋於漣水之城中。而得吾所謂經者五千四十八卷於京師。歸市廛而藏諸屋。將求能文者爲之書。其經藏者之歲時。而以子之愛我也。故使其徒來屬。能爲我強記之乎。善因者。蓋常爲屋於漣水之城中。而因瑞新以求予記其歲時。予辭而不許者也。於是問其藏經之日。某年月日也。夫以二人者與余遊。而善因屬我之勤。豈有他哉。其不可以終辭。乃爲之書。而并告之所以書之意。使鑱諸石。

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

某自揚州歸。與叔父會京師。叔父曰。大中祥符觀所謂九曜者。道士丁用平募民錢爲堂庖廡。已又爲閣。置九曜像其下。從吾乞汝文記其年時。汝爲之。臨川之城中。東有大丘。左溪水。水南出。而北并於江城之東。以溪爲隍。吾廬當丘上。北折而東百步。爲祥符觀。觀岸溪水。東南之山不奄乎人家者可望也。某少時固嘗從長者游而樂之。以爲溪山之佳。雖異州樂也。況吾父母之州。而又去吾廬爲之近者邪。雖其身去爲吏。獨其心不須臾去也。今道士又新其居。以壯觀游。閣焉使游者得以窮登望之勝。使可望者不唯東南而已。豈不重可樂邪。道士之所爲。幾吾之所樂。而命吾文。又叔父也。卽欲已得邪。惜乎安得與州之君

子者游焉。以忘吾憂而慰吾思邪。閣成之日。某年月日也。

揚州新園亭記

諸侯宮室臺榭。講軍實容俎豆。各有制度。揚古今大都。方伯所治處。制度狹庫。軍實不講。俎豆無以容。不以偪諸侯哉。宋公至自丞相府。化清事省。喟然有意其圖之也。今太常刁君實集其意。會公去鎮鄆。君卽而考之。占府乾隅。夷葦而基。因城而垣。並垣而溝。周六百步。竹萬箇覆其上。故高亭在垣東南。循而西三十軌。作堂曰愛思。道僚吏之不忘宋公也。堂南北鄉。袤八筵。廣六筵。直北爲射埒。列樹八百本。以翼其旁。賓至而享。吏休而宴。於是乎在。又循而西。十有二軌。作亭曰隸武。南北鄉。袤四筵。廣如之。埒如堂。列樹以鄉。歲時教士戰射。坐作之法。於是乎在。始慶曆二年十二月某日。凡若干日。卒功云。初宋公之政務不煩其民。是役也。力出於兵材。資於宮之饒。地瞰於公宮之隙。成公志也。噫。揚之物與監東南所規仰。天子宰相所垂意而選。繼乎宜有若宋公者。承乎宜有若刁君者。金石可弊。此無廢已。慶曆三年四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番陽劉定嘗登廬山。臨文殊金像所沒之谷。睹光明雲瑞圖。示臨川王某。求記其事。某曰。有有以觀空。空亦幻。空空以觀有。幻亦實。幻實果有辨乎。然則如子所睹。可以記。可以無記。記無記果亦有辨乎。雖然。子旣圖之矣。余不可以無記也。定以熙寧元年四月十日。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睹某以元豐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記。

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臨川之州城橫溪上西出出城之上。有宮歸然。溪之汙汙。流過其下。東南之山。皆在其門戶牕牖之間者。曰祥符觀。觀之中有屋四注。深五十五尺。廣七十二尺。陛之高居深十八分之一。楹二十有四。門兩夾窗。中象三。旁象二十有六者。曰三清殿。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而能有此者。曰道士黎自新。出其力以歸於道士之說。而卒成此者。曰里之人鄧佺。佺之子表。故嘗與予遊。予之歸。表語其父之事。而乞予文。予不能拒也。夫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者。道士也。予力顧出道士下。復何云哉。皇祐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卷八十四

序

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閱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廣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爲難。然竊觀

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亶亶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雋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爝火焉。豈足以廣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續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尙庶幾及見之。謹序。

書義序

熙寧二年。臣某以尙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雋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

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爲愧歟。謹序。

熙寧字說

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二而生。生至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本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與夫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爲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歲一同。同之者。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爲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爲。余讀許慎說文。而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說爲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慎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余之淺陋考之。且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余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比。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新秦集序

新秦集者。故龍圖閣直學士。尙書禮部郎中。知諫院。號略楊公之文。公以嘉祐七年四月某日甲子卒官。而外嫺開封府推官。尙書度支員外郎。中山李壽朋。廷老。治其藁爲二十卷。公諱敞。字樂道。世家新秦。其先人以忠。力智謀爲將帥。名聞天下。至公始折節讀書。用進士起家。嘗提點荊湖北路刑獄。數自擊叛蠻有功。得士卒心。故儂智高反時。自喪服中特起之。往擊。其後爲三司副使。天章閣待制。侍讀。知制誥。數以言事有直名。故遷龍圖閣直學士。知諫院。又數言事無所顧望。所言有人所不能言者。故其卒。天子錄其忠。賻賜之加等。而士大夫知公者爲朝廷惜也。公所爲文。莊厲謹潔。類其爲人。而尤好爲詩。其詞平易不

迫而能自道其意。讀其書。詠其詩。視其平生之大節如此。嗟乎。蓋所謂善人之好學而能言者也。

老杜詩後集序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辨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爲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皇祐壬辰五月日。臨川王某序。

靈谷詩序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蜚翟之文章。榘枿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魍魎之穴。與夫仙人釋子恢譎之觀。咸附託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址。君姓吳氏。家於山趾。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悌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蜚翟之文章。榘枿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爲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遊於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爲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鑱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績。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送陳興之序

先人爲臨江軍判官實佐今駕部員外郎陳公其後二十五年公之子興之主泰之如皋簿某爲判官淮南以事出如皋遇之相好也其後二年歸京師興之亦以進士得嘉慶院解復遇之相好加焉興之試禮部有日今宰相其世父也奏前試罷之以避嫌興之當遠官踰數月乃得泉之晉江主簿去陳公世大家仕宦四十年連坐謫流落不得所欲其意不能毋望興之貴富世其家也興之亦誠博學能文辭有氣節吾意其爲進士宜有得焉今失所欲又爲所謂主簿者遠其親三千里不啻是其心獨能毋介然者邪夫大公之道行上之人子弟苟賢者任而進之無嫌也下之人固亦不以嫌之今興之去知者皆憐其才之可以進焉而不得無以慰其親也吾於興之又世故故又爲之思所以慰其親豁其心之介然者不得其說而獨以悲大公之道不行焉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君之才摯紳多聞之初君厖金陵酒政人皆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將優爲之曰孔子嘗爲乘田委吏矣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蕃而矣既而又得調高郵關吏人復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言如初色滋蔓喜於戲今之公卿大夫據微乘機鑽隙抵巇僅不盈志則戚戚以悲君乃皦然反之此蒙所以高君也抑有猜焉古之柄國家者有戢景藏采恬處下列拔而致之朝使相謨謀今豈不若古邪奚遂君請而弗拔也

石仲卿字序